



从北京到南极

——美国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南极散记



金 涛 著

从 北 京 到 南 极

——美国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南极散记
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曹文娟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从北京到南极
——美国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南极散记

金涛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周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159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书号 7074·337 定价 1.55元

智利首都圣
地亚哥沃伊金斯
大街鸟瞰



圣地亚哥街上的
智利女中学生





圣地亚哥街头出售民间工艺品的小摊

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7 月 9 日大街



智利彭塔阿
雷纳斯武器广场
的麦哲伦铜像



智利演员为
抗震救灾举行的
义演





登陆艇驶向乔治王岛

乔治王岛的冰原





企鵝島一瞥

南極毛海獅





长城站餐厅

本书作者在长城站



目 录

一、CA981	1
二、旧金山遐思	10
三、曼哈顿风情	18
四、纽约远眺	25
五、华尔街一瞥	32
六、访问联合国总部	38
七、圣地亚哥的阳光	44
八、智利最古老的高等学府	58
九、复活节岛	66
十、访《三点钟报》	76
十一、圣地亚哥的早市	82
十二、布宜诺斯艾利斯掠影	90

从北京到南极——美国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南极散记

D/C 34
03

十三、在儿童的王国里	109
十四、舞台帷幕的背后	118
十五、马球，起源于中国	128
十六、谢家兄弟	137
十七、火地岛见闻	145
十八、世界的末端博物馆	165
十九、“625”编队	174
二十、德雷克海峡的遐想	182
二十一、南极第一夜	194
二十二、在企鹅的王国里	205
二十三、这里是个小联合国	214
二十四、南极捕虾记	227

目 录

二十五、冲出死亡的陷阱	236
二十六、登上南极半岛	247
二十七、冰和火的世界	255
二十八、“这是第七次”	264
二十九、“长城已屹立,欢声举岛盈”	274
三十、踏上归程	285
三十一、麦哲伦海峡的明珠	295
三十二、彭塔阿雷纳斯漫步	301
后记	310
附录 主要地名、人名中外文对照	313

一、CA981

我的座位是普通舱 23—A，紧接着左边的舷窗，这很合我的心意，因为我喜欢随时窥探机翼下方的景致，尽管多数情况下什么也看不见。遗憾的是，巨大的、漆有“中国民航”四个大字的机翼刚好在舷窗的下面——这四个遒劲的大字，据称是周恩来总理的手迹，我伸长脖颈也只能看见飞机后面广漠的天空。

波音 747 巨型客机的登机牌背面印有机舱座位图。我坐在柔软的座椅上，开始熟悉这次长途旅行的环境：747 分上下两层，上层除驾驶舱外，还有十二个座位的头等舱，但空间显得比较局促；下层和普通的客机相似，前方为十八个座位的头等舱，中间是公务舱，三十个座位，然后是普通舱，计有二百三十一一个座位。普通舱每排十个座位，中间坐四人，两旁各坐三人，象我这样体型较胖的人，只能侧身挤进去，安排两条长腿颇为困难。

从北京到南极——美国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南极散记

这是1984年11月28日上午。寒潮刚刚过去，晴空万里，纤尘不飞，似乎预兆着我的这次远征将会一路顺风。我乘坐中国民航CA981航班，由北京首都机场启程，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，然后将在那里改乘别国的航班，飞往南美洲……

思绪把我带往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：吃过晚饭，我们全家坐在电视机前，新闻联播节目刚刚结束最后一个画面，突然，咚咚的叩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邻居跑来告诉我：“你的电话。”

就是这个电话，决定了我的这次不寻常的远征。报社副总编辑通知我，编委会决定派我参加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的现场采访。他还告诉我，考察队是乘船前往南极，船队将由上海启航，横渡太平洋，由于报社接到通知较晚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与考察船队同行，只能乘飞机到阿根廷与船队会合，然后前往南极。

一切就这么突如其来地定下来了。我打开世界地图册，细细寻找我将要去采访的地方，那地球的最南端，一片冰雪茫茫的大陆。在我的面前，横亘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，辽阔而陌生的北美，以及南美洲那向南逐渐变得狭窄的大陆。我的眼前浮现出许多过去从地理教科书中获得的印象：巍峨的安第斯山脉，肥沃的潘帕斯草原，苦寒而潮湿的火地岛，以及冰山

浮沉的南极海和企鹅成群的南极冰原……

一切都似梦非梦，突然闯入生活中的意外事件，打破了平静生活固有的平衡，剩下的一个月，生活的旋律象卷入旋风一样加快了行进节奏。

我发现事情堆积如山：办理护照，登记机票，申请外汇，准备行装，检查身体，搜集资料，熟悉情况，还要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接待许多不速之客，处理急迫的稿件和信函。临到末了，我有点招架不住了，嗓子哑哑，喉头发炎，患了重感冒。

11月20日，我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，站在黄浦江畔的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上。天空是阴沉沉的，气温骤然下降，突然袭来的寒潮一夜之间抖落了梧桐树的枯叶。我把身上的短大衣捂得紧紧的，也不觉得暖和。不过，天气的骤变并未能影响南极远征的计划。天刚蒙蒙亮，停泊在码头的“向阳红”10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，宛如远行的旅人，早就忙碌开了。身着西服的考察队员们和换上清一色深蓝呢子海洋服的船员们，纷纷和前来送行的亲人道别。码头上，生龙活虎的鼓手们，擂起震天价响的大鼓；身穿白色服装的男女少年，吹起嘹亮的军乐；怀抱婴儿的年轻妈妈们，强颜为欢地为丈夫祈福，但她们的眼眶已经湿了；两鬓银霜的父母们，依依不舍地向远行的儿子千叮咛，万嘱咐……

从北京到南极——美国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南极散记

一声汽笛长鸣，牵动了多少人的情思。两艘挂满旗帜的巨轮徐徐离开码头，激动了举国上下多少人的心。这一天的实况，通过新闻报道，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消息。不过，在阵容庞大的随船采访记者当中，只有我独自站在码头上，举起相机，目送那迎风而去的船队。我在心中默念道：“战友们，我们将在美洲的南端重逢，届时我将在异国的码头上欢迎你们！”

我在上海发回了中国南极考察船队启航的消息，次日飞回北京。当船队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向赤道航行时，我终于踏上了征途，比他们晚一个星期。不过我的旅程是循着另外一条路线，那厚厚一沓机票和盖满图章的护照，将把我带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。

波音747腾空而起，跃上澄彻的晴空，碧空下的北京城，象一个逐渐变小的沙盘，模糊了，远去了，终于在视线中消逝。在这一瞬间，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，我那书桌上堆积的手稿，那尚未来得及整理的创作素材，那些弄得我寝食不安的约稿信，对不起，只能暂时撂在一边了，一切都留待明年回来后再说吧。

十一时五十一分离开北京，下午一时二十分抵达上海虹桥机场。空中小姐给每个出国的旅客发了

出境登记卡。我们在玻璃封闭的候机厅休息片刻后，重又登机。这时是下午三时零七分，波音747再次滑过草叶枯黄的跑道，钻入云层，爬上阳光耀眼的晴空。这时，我们算是真正离开了祖国母亲的怀抱。

机舱内座无虚席，除了极少数的外国乘客，几乎都是黑头发、黄皮肤的同胞，连服装的式样和身边的旅行箱也大同小异。他们多数是名目繁多的代表团的成员，考察佛罗里达渔业的，签订购买尿素设备合同的，参观美国旅游设施的，谈判出口贸易的……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一群出国留学的青年男女，他们的目光是矜持的，隐含着内心的激动，和初次出国的紧张。

乘务组开始忙碌起来了。按照惯例，她们首先向乘客示范飞机失事时的自救动作：如何穿上救生衣，如何给它充气，然后怎样开启机舱一侧的安全门……就象示范体操动作一样。我在以后多次乘坐的国际航班上，都受到同样的训练。不过我始终没能弄明白，一旦飞机失事，这类救生设施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？除非是飞机慢速溅落大海，否则，这样的救生衣恐怕是无济于事的。

广播器中空中小姐向旅客通报我们的航线：从上海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圣弗兰西斯科（即旧金山），全程为一万零五百七十二公里，这条航线要经过千